



响

野 莽 主编 / 二月河 等著

中国当代精品文库



历史
小说

卷

城

响

历史
小说

卷



0000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响/二月河等著. -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9

(中国当代精品文库: 历史小说卷/野莽主编)

ISBN 7-5071-0514-8

I. 绝… II. 二…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2081 号

绝 响

(历史小说卷)

二月河 等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出版发行

北京市鑫鑫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48.5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500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071-0514-8/I.480

定价: 55.00 元

小说的绝境

——中国当代精品文库代总序

野 莽

中国的小说从文言到话本,到阅读式的白话,延续的过程一直体现为演变的过程。半个多世纪以前五四新文学的一场革命,使其迅速地引进了西方国家关于文学的思维和技巧,将法国,将英美,将俄国和前苏联的小说,翻译过来进行研究和比较。如果不是几乎相伴着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而不断发生的国际或国内的斗争和运动,如果这些斗争和运动给文学带来的仅仅是战争与和平的题材和思考,而并不妨碍包括艺术、技巧、风格、流派在内的文学本身的成长和成熟的话,时至今日,我们很难料想我们中国文学已经呈现出怎么一番景象,我们的哪一位方块字大师已经代表着东方的一个大国终于站在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也可以这样武断地认为,我们中国文学或者说中国小说吧,至少会比目前这样不伦不类、装模作样的情形更好。战争和政治的灾难对民族形成的对内封闭和对外排斥的格局,让国门像堆积其它的科学和技艺一样,堆积了太多文学的形式和主义,致使某一天国门大开之时,其热闹的情景可以联想到停业三月突然开仓的粮店前奋勇奔抢的袈袈饥民。

于是根据各自对文学的识见和定义,一夜春风的新时期中国文学的整体创作局面迅速分裂,并且又迅速组合成以地域,以题材,以风格,以主张为凝聚点的创作群体的人文景观。它们之中有两类现象表现得最为突出,其一类是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尝试意识的流动,时空的错乱,线条的随意,事件的散漫,文字的隐晦,抒情的诗化,人物的心理分析,作品的象征意义、思辨色彩和哲学意蕴;另一类则是坚持民族现实主义的特色,追求故事的传奇,情节的紧凑,结构的讲究,进展的依序,语言的明快,叙事的凝练,人物的行为刻画,作品的批判性能、文化品格和美学风范。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好的传统特色的小说同样也有象征、思辨和哲学,只不过表现为一种更加可读的形式。出于民族文化的习惯性心理,后一

类的创作在国内似乎更受民众的欢呼拥戴,而且专家学者乃至作家同行亦时有赞誉。我们未曾想过要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之中论其两类创作的优劣愚智是非成败,因为这最好是多少年后盖棺才能定论的事情。我们目前的任务只是把后一类的创作精品荟萃于一套书中,让欣赏者们阅读起来,收藏家们保存起来,批评家们论说起来,民俗家们研究起来,少却一些无谓的麻烦而增添一些应有的方便。

我们所说的小说的绝境,语义或许是双关的。一方面,小说这种说给大众的文学形式从古代走到今天,面临现代生活节奏的排斥和电视电子读物的威胁,突然感到了存在的艰难,迟早灭种的阴影时而在理性的小说家的身后鬼魂般地飘游,眼前有一条出路是,为日益霸道的电影电视提供文本,那就只要重视情节故事,再无须追求语言特色,因为最终显示为图像的唯有前者;而一方面,另一条出路恰恰是要把叙述艺术推向新的境界,以它的个性化、美文化、乐感化,证实其影视艺术的不可替代性,为读者创造书面阅读的美感。这是一种苛刻的要求,是别种意义上的小说的绝境。

然而这套书的作者们,对自己小说的要求却是双重的,即努力尝试用个性化、美文化、乐感化的语言文字,描写出典型性、特殊性、传奇性的人物故事。通过这套文库的各卷书名,可以看出作者对各自小说中的无论是故事还是语言,共同追求的是一个绝字,如《绝活》一卷,则索性向读者坦言了小说中的众多人物所涉及的百般行当和技艺,譬如琴棋书画,壶石泥玉,衣鞋扇球,拳掌炮鞭,医相扎刺,偷混赌赖,吃喝玩乐,吹唱猎斗,无不因了一种不凡的手段而创下一样非常的结局,令小说家不得不写,也令读者不能不读,边写边读边就惊叹人间竟有这等奇人奇事。同是写拳,可从几篇写拳的小说中看出几种举世无双的拳路;同是写画,又可从几篇写画的小说中看出几样旷古未有的画风;再看那老神相如何在大庭广

众之中预卜大总统的前程凶吉，小神偷如何在光天化日之下盗去大朝廷的稀世国宝，一根辮子做就的神鞭如何面对八国联军的洋枪，一把纸竹扎成的神扇如何必配栩栩动摇的玉坠。小说家们或以器写艺，或以艺写人，或以人写事，以笔下器、艺、人、事为道具，写风情，写民俗，写社会，写世态，写伦理，写是非，写人性，写艺格，写悟道，写禅理，写哲学，写天机，或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或曲径通幽，假途灭虢。

小说家们利用笔下人物，竞相宣扬自己的美学主张。冯骥才偏重的是写技艺与效应之绝；林希偏重的是写市井与世相之绝；汪曾祺偏重的是写人品与操行之绝；邓友梅偏重的是写民俗与文化之绝；阿城偏重的是写道学与人格之绝；聂鑫森偏重的是写仇事与禅理之绝；韩少功偏重的是写人性与乡风之绝；而王蒙偏重的则是写社会与问题之绝，荒诞与现实之绝。被收入书的有很多篇是一个题材多种写法，如写画，写拳，写泥玉石器古董玩物，均各在三篇之上，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同样写棋，竟有十位小说家的十篇小说，我们可以从中管窥出执笔者的十种文学风格，十种人生态度。

阿城以棋写道，写禅，写阴阳，写无为而无不为；韩少功则用滑稽、夸张以至荒诞的手法，写人世间一言难尽的生活法规，处世原则；徐晓鹤却以传奇的笔法，写世人对于棋道的信念和追求；聂鑫森以棋战而写人战，以棋理而写禅理；姜贻斌是一位唯棋主义者，棋人超乎于任何功利之外而只求一张欠条为证；孙方友以棋写心机；谈歌以棋写忠义勇烈；野莽笔下棋人的狭隘和虚伪，再一次显露出了人类的劣根性；贾平凹的棋坛高手则对官权充满了恐惧；王蒙以棋写国民，以棋乡写社会，将棋道的险恶和棋人的身世推入了历史的渊薮。

除了《绝活》中的传奇小说，其它如《绝爱》、《绝妙》、《绝响》各卷，亦无不是爱情小说、幽默小说以及新历史小说中极具个性的精品。《绝唱》一卷则破例为一十三位早逝作家的代表作集，因为我们不应遗忘那些曾经英勇地占领过文坛，现在却再也站不起来的幸运者。他们永远地倒下了，流完了最后一滴痴情的血泪，他们永远地倒在了自己亲吻过的土地上，倒在了缪斯女神的怀抱之中。早逝的作家们以自己横溢的创作才华，深刻的人生体验，沉重的社会忧

思，独具的审美价值，越过森林般的同代作家，先后夺得了全国优秀作品奖、茅盾文学奖以及海外文学大奖的桂冠，在此之后，正待将毕生的积累写成更为伟大的作品，然而生命，负载超重的生命却在一个黄金季节里制止了他们匆匆的步履。他们大多逝于年介不惑与天命之间，其中最为年少的只有三十九岁。我们之所以将此卷冠名《绝唱》，乃是既明示着本书的作者们因其生命的缘故业已封笔，以上作品恰似杜鹃喋血，同时也暗暗地希望书中的作品因其文学的价值而将影响久远，以至千古流传。

与今日流派纷呈主义代起的文学现象相比，文库的作者们各自选定的创作原则居然如此同轨，即在传统意义的现实主义旗帜之下，将笔触伸向最能代表社会本质和时代特征的生活的最底层，去揭示民族的劣根，历史的灾难，人类的生存和命运，当然也包括他们在种种厄运之下所表现出的纯真美好的理想和顽强坚贞的爱情。他们胸藏实感，溢情于笔，叙述手法或古朴诚拙，如出土地，出山石，出秋天的庄稼以及庄稼人结茧的老手；或水灵鲜活，如出轻风，出小溪，出林中的朝露以及朝露般含羞的村姑，不板面孔，不媚世俗，不弄玄虚，更无阿谀奉迎之态，矫揉造作之气，却以生活的天然音响和颜色，淡淡文字所到，无不令人唏嘘感叹，拍案悲哭。

在编辑这套书的过程中，发生了两件我们事前未曾料到的，颇有意义的事情，一件是在国外尤其是欧美初有美名的英法文版熊猫丛书，决定从这套书中抽出部分小说以多人合集的方式翻译出版，并且对部分作家的小说以个人专集的方式翻译出版，使之作为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小说形式走向世界——据说，喜欢吃中国菜的西方读者对这类小说居然并不像有些人臆想的那样持排斥的态度；一件是不断地有作家、编辑以及读者朋友向我们热情推荐令他们拍案叫绝的小说，因为已经大概确定的卷数和容量的缘故，这些被荐的小说中有一部分为我们锦上添花，而另一部分却被我们忍痛割了爱。我们试图在以后几卷依然以文化为特色的书里，在编辑思想进行一点微调的前提下适当再选。

1999年春节·听风楼

目 录

小说的绝境 野 莽(1)
——中国当代精品文库代总序

烟火五羊城 二月河(1)
鲜血梅花 余 华(33)
秦可卿之死 刘心武(39)
锦 瑟 格 非(53)
武则天 格 非(65)
荒 书 吕 新(103)
佚名的绝唱 杨书案(127)
丹青误 杨书案(152)
秦宫月 刘亚洲(174)
曹冲之死 周树山(183)
一个史官的故事 赵西学(188)
一个叫冯道的人 赵西学(199)
月黑风高 刘静生(210)
红拂夜奔 王小波(234)
玄机之死 徐小斌(265)
故事三章 野 莽(275)
古城风云四题 聂鑫森(288)
药都人物系列 杨小凡(309)
古证今校系列 李景田(314)
康熙皇帝 郭秋良(318)

绢 怨 常万生(344)
南陵秋晓 马 昭(348)
如梦令 何大草(357)
李固之死 曹征路(388)
李后主 任崇岳(398)
唐 朝 李 冯(440)
捕 快 须 兰(453)
少年英雄史 须 兰(485)
释 放 周大新(489)
披甲者说 北 村(494)
行刑人尔依 阿 来(510)
花丛中的朱熹 商 河(544)
血 晨 张石山(564)
纪晓岚西域东行记 陈继光(591)
金缕曲 宋 词(620)
才 女 宋 词(629)
旧案二百年 司马言(645)
曲曲奴之祸 陈鲤江(651)
绝 士 谈 歌(668)
东 巡 张 炜(691)
蓝旗兵巴图鲁 庞天舒(731)
林则徐之死 红 柯(759)
南方荷花北方泪 王中朝(765)

烟火五羊城

二月河

一

老道光正月驾崩，新皇“四爷”奕訢枢前即位已经十一个月，年号仍旧是“道光”。新年号礼部已经拟出，按新皇制命，天下要为宴驾的道光皇帝守丧三年，但腊月一过，元旦日奕訢要登太和殿接受文武百官朝贺，除旧布新改元“咸丰”。这是“丧事中之喜庆”，该怎么料理？《礼记》之中无载。但贺生不吊死，巴结活皇帝是千古不易之理。因此，皇家照历来旧制，除掉宫中红灯，百官摘掉大帽高顶上红缨，旨令不筵歌舞不看戏，还算追念“先帝”余泽遗恩。至于老百姓，除了不挂大红灯笼，几乎无甚禁忌。北方尚有官府禁止演戏，自直隶而河南、湖南、两广，离着北京越远，“过年”气氛越浓；“守丧”云云，自然愈来愈是敷衍。待到广州，几乎连个“丧”影儿也难寻到了。

广州是个有趣地方。说起来也实在是名城大郡了，秦汉时即设南海郡，三国为吴所据，取名叫广州，一直沿袭至明清，按“广”之本意，是“大”的意思，但其实自康熙年前溯，广州府地方不过百里，城中人口不逾两万，俗口皆称“广里”——比起北京，只算个大一点的里弄而已。若说它“小”，历来名气不含糊，广州城跨珠江坐落，襟岭南带三江，物华天宝自然形胜。且不论白云山庾岭梅花绝艳天下，西起三水、东至石龙、南推崖门的“三角洲”沃野千里稻米一岁三熟。不但境内人民富庶物产丰饶，且更因省垣海疆岛屿奇瑰，良港码头星罗棋布，海岸之长皆居天下之首。内地极少见的西洋物件，早年诸如玻璃镜、聚耀灯、珠母贝、削铁如泥的西洋刀……近年的怀表、大座自鸣钟、长短西洋马统、象牙雕佛观音、洋布……乃至鸦片烟，只要有钱，没有买不到的。老天爷似乎特别眷顾这块地，别的地方都是一年四季，这里却只有春夏秋三季，没有冬天，夏天却又不很热，常年无

冰雪季季有鲜花，所以又有“花城”美誉。《寰宇志》里说“五仙人骑五色羊执六穗炬而至”——情愿天上不住，要移来广州。因此又叫“穗”，又称“五羊城”。

这神话固然是美了。但现今城里人却闻“羊”（洋）变色。“道光爷”在位三十年，活了六十九岁，谥号是“成皇帝”。依列圣专谥：“成：礼乐明具曰成；安民立政曰成；久道化隆曰成。”其实三条都不沾边儿。大清帝国自康雍乾三朝以降，似乎气数式微得一蹶不振，水旱蝗风灾年迭递连绵，天理教、天地会、八卦教、白莲红莲教甚或青红帮今日这边扯旗放炮，明日那边鼓噪闹事，弄到宫掖起变太监造反，诸种匪夷所思的大变累累迭起，一水缸葫芦两只手，搥了这个那个起。虽然还说不上“大乱”，但自他即位，先云南永北万唐贵、陈添培造反，二月平息；五月河北野番作乱，接踵而至张格尔叛乱，一直打了八年；平静不到一年回疆又乱……这边平乱花银子，那边鸦片烟霾蔓延，从王爷到贩夫走卒，一齐用钱买烟土，弄得里里外外手忙脚乱，事事处处捉襟见肘。道光十八年，国家财政单鸦片一项就流出五千余万两，比道光初年翻了近五倍。银价猛涨藩库空虚，稍稍明眼人谁都清楚，不禁鸦片，亡国在即。因此，道光十八年，一纸圣谕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东查禁鸦片。尽人皆知，英国人惹不起这位中国命世豪杰，眼睁睁看着两万箱鸦片被焚毁在石灰池里又忍不下这口气，不敢打广州，开了军舰攻福建，在邓廷桢手里又吃败仗；又沿海北上，却在定海得手，又乘胜北上直逼天津。道光皇帝是个吃软柿子的秉性儿，听说英国人船坚炮利手段了得，竟把定海战事失利的帐算到林则徐头上。惊怒之下将林则徐摘顶子撤职查办，派了个莫名其妙的琦善去和鬼子义律谈判。但英国议会这时候已看出中国这个庞然大物不经打，决议要揍中国了，谈不拢便开打。道光二十年腊月，陈兵海面攻下香港，二十一年正月又布阵打下虎门炮台。三元里一战，英国人又触了广州人霉头，偏

是中国的广州将军奕山古怪,不但不乘胜痛杀洋鬼子,一头派人把围得结结实实的义律救出来,一头向朝廷虚报战功据为己有,蒙哄道光说英国人只求通商贸易别无恶意,把英国人要求赔偿军费说成“清还商债”,鸦片的事、香港的事只字不提。可叹道光还信以为真,下旨将林则徐、邓廷桢调戍伊犁。

英国人没有拿到朝廷正式割让香港的文约,哪里肯罢休?七月北犯攻陷厦门,八月再次攻下定海,又打下镇海、宁波。总兵葛云飞、王锡鹏战死,钦差大臣裕谦沉水自尽,举国哗然,朝臣弹章交奏。到这时道光才知道香港早已挂了米字花旗,香港几千人已成英王臣属,盛怒之下下旨与英交战。可怜中国内无良相外无良将,上有昏君下有奸臣,官兵又都被英国人吓破了胆,竟都是望风而逃。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乍浦沦陷,五月宝山上海失守,六月英兵攻下镇江,沿长江直逼南京,一路打进如入无人之境。直到二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南京条约》成,五口通商割让香港约定十三条,英舰在长江上悬两国国旗放炮二十一响,鸦片战争初告终止。华夏自混沌开辟,历秦皇汉武,越唐宗宋祖,如此丢人现眼,这般奇耻大辱还是头一回。

国家和人一样,元气一丧魂魄不全那就百衰齐至。美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一群“羊”(洋)都变成了狼,堂堂中国成了“利益均沾”的洋人筵宴,竟如死人一般由着这群狼啃啮……道光皇帝在极度的愤怒羞愧沮丧和无可奈何中撒手而去。他自己就信佛,谥号曰“成”,正应了禅宗机锋语“成是不成,不成是成”了。

……

腊月廿四正中午时分,霏霏细雨中一艘乌篷船在城南咸步码头缓缓泊舟。艄公长长一声“搭岸嘞——”撑篙稳稳拢向桥板,一个晃漾,停住了。篷上油布帘子一掀动,出来一老一少两个人,都是青衣长随打扮。老苍头年纪在五十岁开外,发辫鬓角都花白了;小奚奴形容儿只在十二三之间,一脸稚气。他们似乎是头一次来广州,在湿漉漉的舱板上呆看那码头,足有校场来大,各色洋货垛得一座座小山似的,码头上的杠夫们有的在趸船的“过山龙”上扛包儿卸货,有的吆喝着粤语在货堆上下苦油布遮雨,忙得蚂蚁似的。这条乌篷船在一溜儿楼舰似的趸船中活似挤在乌龟群里的小甲壳虫,并没有人理会他们。好一阵子,才过来五六个杠夫,却不上船,站在码头青石条上问:“吃水这么浅,能有什么货?哪来的?谁的货?”

“我们是新调任广州道台老爷的船。”老苍头站

在桥板口,操一口江西话说道,“里头有三箱子书,还有老爷随身行李。有劳诸位扛到码头外头,给一两五钱银子!”见人们不动,小奚奴尖嗓子喊道:“说给你们没听见么?怎么一个个站得拴驴橛子似的?”

岸上几个人都是一笑,一个三十多岁的壮年汉子笑道:“回您二位话,你们跑错码头了!这是十三行的卸药码头,别的货我们不卸——一两五钱!够烧几个烟泡儿?您以为这是汉口,是南京?”

说话间一个中年人又从舱中跨出来,年纪只在三十岁上下,形容清瘦,个子也不高,头戴一顶黑缎六合一统瓜皮帽,玄色巴图鲁背心套着一袭灰府绸夹袍。他只扫了岸上众人一眼,吩咐道:“不要争价,快着点,下午我还要进城衙门里去。”便不再理会,站在船头眺望北江景致。老苍头便问:“你们要多少?”

“五两!”

“胡说!”老苍头笑骂道,“老子走三十年码头,哪有这个价?给你们二两,便宜你们了!”

“这十年你没来广里吧?码头上谁还侍候你这样的主儿——二两?!”那汉子不屑地一笑,手指远处一条货箱垛得小山似的大趸船,“我们是专等卸那船货的,上了码头,三百大洋稳稳当当到手!二两银子打发叫花子么?”

那位姓江的道台似乎是第一次到广州,站在船头沉吟着,用略带迷惘的眼神眺望着远处郁沉沉压在大地上的羊城。用目光搜寻着白云山、孤山、岩山、虎门……但雨雾浓重,天色太晦暗了,整座城都被袅袅的霾雾笼罩得一片朦胧,向南望是看不到尽头的珠江纵横支流,绵绵延延支离虬蟠直到海口,模糊中棕榈椰影间,仿佛海波潮起潮落,大小礁岛若沉若浮,像是水天在流淌,又似整个大地在漂移,凄迷得让人不知身在何处……听到“三百大洋”这话,他脸颊上肌肉颤了一下,回过头来,盯着岸上那汉子问道:“是卸鸦片?能不能检视一下?”

“回大人话,是药材!”那汉子狡黠地一笑,他似乎有点怯这位官员冷峻的眼神,在岸上一拱手道:“都是洋货,有伦敦来的,有印度来的,箱子钉得严实,不知道是什么药。”向前跨一步又问道:“敢问大人贵姓、台甫?还要禀大人一句话,这码头趸子是十三行的——不是小人刁难,洋人地面,就是朝廷命官也不能随意检视,小人们端着鲍三爷的碗,吃这口洋饭也不容易,爷就给五两,小的们也担着不是呢!”“我是湖南秀水县令江忠源。”那官员说道,“奉调令来广州道,还没分拨差使——这里又不是香港,朝廷的地面不许官员检视!这十三行是什么东西?这码头上的什么鲍三爷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

那汉子未及答话，撑船的艄公把篙一插，脱了蓑衣，自进了舱去，转眼间已经出来，两手提着两个大箱子，站到老苍头身边，顿时将船头压下去半尺！他稳稳健健立着，神定气闲对那汉子笑道：“丢那妈的高宝贵！老子去了二年，码头姓了鲍？你也成了鲍老三的狗腿子了？老子下这码头，一钱没有你的，你敢怎么样？”

众人都是一愣，看那箱子，柳条编包草裹绳缠，四尺余长二尺余宽厚足尺半，艄公任凭船头起落一手提一个纹丝不动，竟像提着两包棉花！江忠源一路乘船，看这艄公寡言罕语，毫不起眼，眼见他提着五百余斤的东西若无其事，也不禁心下骇然。

“哎哟！徐二爷！”那个叫高宝贵的杠夫头儿跟着众人怔了半日，突然眼一亮醒过神来，颠颠扑着双手小跑过了桥板也不顾舱板上泥湿，翻身跪倒在地。“您老回来了！您没死？别是梦吧！”他“啪”地扇了自己一耳光，回头对岸上杠夫们吆喝，“快上来把江老爷行李抬上，别从正门出，从西偏栅门出去，绕到我家茂升店里，给你嫂子说，宰蛇割鸡，就说二爷回来了！”他笑里带泪，满脸那份关切亲情，就是久别重逢了亲兄弟，半夜里拾了金元宝也没这份欢欣雀跃。几个伙计早抢过来夺了箱子，又进舱收拾剩余行李，打拱问好的，拉手拍肩说笑的高兴成一团。有叫“二虎”的，有叫“龙头”的，有叫“徐爷”的，竟把江忠源主仆看了个呆。

徐二虎笑着和大家应酬，转脸对江忠源一笑：“这也用不着瞒你大人了，我就是三元里平英义勇团的龙头老哥。为了义律的事儿和琦善翻了脸，官府通缉我，逃广西去的。这一路大人不坐我的船，有十个也叫洪秀全的人给劫了。给你撑船，你有官引，官府又不奈何我。我护你、你护我一路到广州，这也是缘分了！——走，一道儿吃杯酒，搪搪寒，你去见你的叶制台，我去会我的朋友！”

江忠源呵呵一笑，手指头点点徐二虎，说道：“琦善媚洋欺君，先帝有旨，斥他‘危言要挟，辜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中英开战，所有琦善下令通缉文书统统成了废纸，你这头还蒙在鼓里——早知你是三元里一百三乡统率义士，我们一路有多少话说！好，今日我就叨扰你了！”

于是众人纷次下船。高宝贵打前，在各式各样的洋货堆里，迷魂阵似的绕了半日。赶到从一带栅木门栏里出来，江忠源已分不清哪是东西南北，见人们套车装行李，便吩咐老苍头：“老杜，你路熟，带车先去红毛巷驿站，安顿了不必过来。我和小毛头这里吃过饭就过去。”高宝贵道：“爷也甭麻烦，红毛巷

驿站迁到西堤去了，十三行码头把那块地也买下了。我这茂升店向北一个巷道，整个弯就到总督衙门。到西堤驿站来回十五六里，今儿什么事您也办不成了。您放心，住我店吃住都管，一个子儿也不要您的。”江忠源一听也笑了，说道：“依你。饭钱店钱我还出得起。”

这里是广州外城，因地近码头，自然形成横亘东西弯弯曲曲一条长街。将近过年，今日是送灶王打尘埃的一天，各店铺小吃都收摊了，家家房檐下吊着腊肉，馒头铺蒸的雪白点洋红的盘龙馒头一格一格叠得老高，家家户户捣杵似的传出打糕的声音，烧松盆、燃香，满街弥漫着的酒香肉香檀松香交织在一处……若不留心各家院中略显红瘦绿稀的棕榈、芭蕉、香蕉、美人蕉，挂在门首的冬青柏枝间夹着各色玫瑰月季西蕃莲，这里的年景和直隶山东也相去不远，只是透过被雨打得湿重的垂柳掩映，西边远处灰蒙蒙死气沉沉的教堂上矗着的十字架和黯黑的雪松林，带着几分诡异的异国情调。满街乌烟瘴气中零星爆竹中，匆匆走着串亲送年盘置年货的人们，成群结队的叫花子打着莲花落，有的扮了女鬼，有的扮了灶公、灶婆、钟馗、财神……手掣竹枝木铜沿门乞钱，口中齐叫：

残领破帽旧衣裳，万两黄金进士香。

宝剑新磨堪驱鬼，护国保家祝安康。

主人家不耐聒噪，隔门一把制钱撒出去，牛鬼蛇神们便欢呼雀跃而去，一群总角小童子起着哄尾随着。

江忠源缓缓踱着，看着这些情景，心中泛出一种不是滋味的别扭。噙了一下嘴唇没有言声。侧旁走着的高宝贵却是口不停说：“你一去这几年，这块可是大不同昔了！十三行起先叫英国人占了，鲍八哥儿逼着弟兄们入天主教，谁不干就炒鱿鱼，派他的侄儿鲍大褂衩子挨门逼着人到那边教堂里‘洗’他妈的什么‘礼’！徐三爷带着弟兄们在码头上打了一架，被英鬼子开枪伤了屁股，叫琦善的人拿到了清水河监狱。兄弟们没了头儿，又抵不过官府英鬼子两头挤压，只好还回码头扛包儿去。你在时手下几个兄弟都打下去了，你猜我现在的头儿是谁？——是原来胡家烟馆的胡世贵！我他娘的混得窝囊，混来混去成了胡王八的手下！真给二哥丢人——二爷这边走。那边巷子炸坍了，这地方儿要修鲍公馆，花园——鳖——”旁边一个伙计笑道：“别墅！”——对

了,鳖叔!”高保贵笑道,“鲍鹏可不是鲍大裤衩子的鳖叔?都是洋鳖,一窝儿洋鳖——那边大戏园子也是他家的,上头包厢吃烟,下头散座也卖烟泡儿,里头养着二十多个姑娘,都是香港逃过来的。可怜都是好人家的女儿,洋人糟踏够了又送到这火坑里给汉奸糟踏……好好一个新斗栏,如今成了腥膻世界——只顾说话,到家了!”

说到香港,众人心里一阵发沉:那是多好的一块地府儿啊……山岛峙立,若即若离与大陆相连,起伏的山峦峭岩绝壁,从岛西太平山绵延直到岛东的柏架山,仿佛一道翡翠屏风横亘全岛。一带香江碧水幽幽蜿蜒环绕,椰林竹树婆娑掩映……铁锚长索探不到底的深水湾,海天相连幽深黯蓝;金沙碧海波澜涌动的浅水湾,世世代代都是捕鱼采珠的风水宝地。千帆万舸泊港冲海,从这里运出多少丝绸瓷器莞香珍珠玉器,运回多少金银、洋货、洋药,是谁也说不清了。罂粟花他们都见过,那是多么美的花卉!他们弄不明白,就是这种花打败了“抚有万方”的煌煌“天朝”,夺走了世代生息的香港,这其中的秘密是太玄奥了。不知是谁叹息一声,说道:“道光爷是糊涂了,由着奸臣作弄,割香港,太不该啊……”

江忠源一直默默听着,寻思着话里世事人物沧桑纷繁,听到“新斗栏”三字,心里一动,似乎觉得耳熟,满要紧的,皱眉寻思却一时不得要领。并没做理会处,听得店里一个女人叫道:“是我的二虎兄弟回来了?想死嫂子也哭死嫂子了!”门帘“唿”地一挑,一个胖女人腰围水裙,两手油渍水迹迎了出来,也不顾江忠源三人是生人,拍膝打掌又说又笑又抹泪儿,“死鬼保贵派人出去打探儿遭,有说你奔了福建邓大人去了,有说你去伊犁保林大人,还有说你杀千刀的他也说你兴许叫洋鬼子打杀了……我说老天爷有眼,什么炮也打不中我那徐二兄弟!你才是个炮子儿崩的挨刀货,跟着个大裤衩子硬腿儿洋鬼子搬烟土卖国的呢!”徐二虎十分喜欢这位刚崩爽快人快语的大嫂,一头笑,说道:“也甭咒高大哥,他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嫂子找谁发掌柜娘脾气呢?”一头进来,口中问道:“葛花妹子呢?”

江忠源跟着进来看时,是三间棚面的饭店。吃饭的人不少,都是短衣裤褂,一望可知是码头扛夫,扰扰攘攘,有的喝闷酒,有的吆五喝六猜拳行令,有的说笑打诨。外头寒雨凉风还不得,乍入屋一阵暖香扑面而来,光线却比外面暗多了。高保贵见他有点不知所措,笑着引导:“江爷,您是贵人,咱那边有雅座儿,里头去!”高家嫂子带着沿西山墙里走,尽北头一间小房,挑起门帘让一众人进来,说道:“这不

是花儿!正给你们摆接风酒呢!”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在摆满珍肴的桌子旁酒杯儿斟酒,见他们进来,腼腆一笑,看了一眼江忠源,却向众人蹲了个福,笑道:“徐二爷回来了,哥哥嫂子每日价念叨您呢!”

“葛花妹子出落得越发标致了!”徐二虎笑道。江忠源打量葛花儿,只见她穿着蛋青市布黑缎绣梅滚边儿大褂,隐隐透着窈窕身材,云鬓雾鬟,一条结红绒大辫子垂在肩后,瓜子儿脸上一双水杏眼,忽闪忽闪晶莹闪亮,像会说话似的十分灵动。小嘴抿着,不笑也像在笑,刘海下两道细眉宇间微微蹙起,不愁也似在愁——岭南女人常额高脸长,肤色黝黑的天生微憾,葛花儿一概没这样的容色,放在金粉江南也是十分出色的了。只是散花裤角下一双天足,江忠源看得略不入眼。葛花儿给他审视得怪不好意思的,见安了座,一双小手捧壶给他斟酒,说道:“这是哥哥嫂子自酿的菠萝蜜酒,大人放量用,不伤胃不上头的……”高保贵也笑道:“您是贵人,难得和我们这色人一道儿吃酒。大家高兴,多吃几杯何妨?就见叶制台,明日去也误不了您的事……”

江忠源笑道:“你们看我是书生?我在秀水办团练,打交道的都是当地缙绅、江湖朋友。如今外夷列强环伺,中原内地匪盗四起,国家用人之际,白面书生正是百无一用的人!你们都是三元里英雄——来,干!”徐二虎、高保贵都没想到这位文弱消瘦书生如此豪爽,对视一眼,举杯和江忠源“咣”地一碰,仰首一饮而尽。

于是众人觥筹交错,葛花姑娘忙里忙外,不时出去给外间客人端菜上酒,又进来侍候,当筵宰蛇,开膛剥皮制蛇胆酒。江忠源看得心惊胆颤,待到烧蛇段上来,试着吃了几口,不禁拍案叫好:“平生头一遭吃这么好味道的菜,真是美食一绝!我要把母亲接来,请她老人家也尝尝!没想到广州人这么好手艺!”葛花儿笑道:“江大人没听人说,广州人只两样不吃——天上飞的,不吃风筝;地下四条腿的,不吃板凳。”众人听得呵呵大笑。外边绵绵细雨,房中酒酣耳热,江忠源浑身劳乏一扫而尽,侧耳听隔壁琵琶笙弦悠扬婉约,歌女操粤语呢喃铿铿循节而歌,便请葛花儿翻译:“能不能译成官话?”葛花儿点头,说道:“这也是个可怜人呢,香港那边沦落过来的,她家渔船让汽艇撞翻了……”因译道:

“晓漏彻铜龙,窗火含金兽……微微曙色窥,暗暗云屏透。一枕游仙梦未成,半床红玉衾斜覆……沉吟残梦,生憎鸂鶒频催,朦胧星眸,犹怯余寒,先问海棠开否……”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江忠源叹息一声道，“亏她还有心情唱这些艳词！”

“她唱的什么，自己也未必知道。”高保贵殷殷劝酒，叹息笑道，“彩云姑娘是个可怜人呐……采珠人家出身，水性都是极好的，义律攻广州，她和老父亲逃到香港打鱼为生，这些英国鬼子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轮船撞翻了他们的渔船，不救人，兜着圈儿掀浪淹人，水手们站在舷上拍手笑看乐子。……你听听她唱的这声气，嗓子里哽着泪呢！”这一说众人都听出来了，便都不言声。一个杠夫喝得脸通红涨了，也着眼一拍桌子骂道：“丢那妈！朝廷要不变了心，还是林少穆（则徐字）大人在广州，英国佬能占了香港？能霸住这十三行？哪来的鸡巴南京、又是什么鸟望厦条约？三元里大战那会子……”

说起三元里，人们立刻兴奋起来，高保贵一拍大腿，说道：“我就在北乡，二哥一声号令，我那村里就出来三百多条汉子，权把稻镰锄刀带着就冲出去，一下子就把狗日的们拦腰切成两段！”一个杠夫说：“我还活捉了一个！洋鬼子在皇上跟前都不肯跪，说是‘硬腿’，我看他双膝跪着，比我们方太爷见余太尊还跪得地道——是余太尊亲自带着人，逼我放了那个鬼子。嘿！真他妈不是东西！”

纷纷议论声中，徐二虎说声方便，挑帘出了外间，看那卖唱的彩云姑娘正坐在一张桌子旁低头调弦，踱过去，上下打量了她一下，轻声叫道：“彩云妹子……”

彩云听到这声音，像被针刺了一下，身上一颤，抬头看见是徐二虎雄赳赳站在面前，她的脸色先是苍白，又渐渐泛起红晕，下意识地看了看左右，站起身来，蹲了个福儿，讷讷地低了头，颤声说道：“是徐二哥，你没……你回来了……”

“回来了。”徐二虎略带惨然地一笑，“在里头听声音就觉得耳熟，他们说是‘彩云’，出来看看果然是你……”

“我没出息……”

“……”

“你知道，埋我爹借了人家的钱是得还的……”

“借谁的钱？”

“鲍、鲍……”

“鲍昌——鲍三爷，鲍二鬼子？”徐二虎一脸讥讽，冷冰冰说道，“你可真能耐真体面——为甚的不找码头上你三哥？”

彩云的头低得像是在看地下的蚂蚁，细微的声音不用心根本就听不见：“城外的父老兄弟都打散了，三哥现在还在班房里。才进狱几个月还得我给

他送饭……你叫我怎么办？借别人的钱，我能咬咬牙下辈子还；借鲍家的，我宁可这辈子还清了他的！”她抬起头望了一眼徐二虎，又低下了头。

二虎的脸涨得血红，咬着牙盯视半晌，低声喝道：“你抬起头，看着我的眼！”彩云不知所措，诧异地抬起头来。徐二虎死死地盯着她，那双美丽的眼睛仍是那样明净，里边有泪在滚动，有羞涩、渐愧和惊异迷惑，但没有畏惧和自疚，没有二虎想看或者不愿看到的东西。半晌，二虎长长透了一口气，问道：“你欠他多少？”

“二十三两本银。”彩云哽着嗓子小声道，“加三的利。制钱也不要，一千七百文兑一两……很不容易的。你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现今本利已经到了三十五两……”她的声音突然变得果决有力，“二哥，不瞒你说。万不得已，我就是卖花挣钱，也必还清了他的！”徐二虎扫视了铺中座客一眼，用命令的口气道：“这点债我替你填还——你回去，不许再做这营生现眼！明日我送银子过去！”彩云低头嚅嚅答应一声，对两个伴奏的瞎子道：“徐二爷回来了，咱们不做这生活了。走吧……”

目送着彩云三人踽踽出去，二虎怅怅地透一口气，轻轻一跺脚返回雅间屋。看时，屋里人们已不再吃酒，都围在墙角一张桌子旁，有的叉腰登板凳，有的盘着辫子掂着脚尖，葛花儿站在桌子南头用手抚着一张大号宣纸，都正在看江忠源写字。二虎凑近看时，是一笔刚劲有力的瘦金体书：

答君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

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军国。

殚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

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

徐二虎是中过秀才的人，一望便知是一副对联，便问：“这是谁的？”

“这是——”江忠源放下笔，语气沉重得一字字都像灌了铅：“咸丰爷赐林少穆公的联。”

一片冰冷的死寂，众人蹙额皱眉，江忠源的话锤子样一下一下敲击着人们的心：“少穆公可谓古今完人，不枉了今上的知遇。他谪戍伊犁，冰天雪地执戈巡逻，是个兵；他复任云贵总督，疏通洱海，开山造田，是人民良牧；他烧鸦片御外侮，洋人闻风丧胆，是国家干城、社稷之臣。宦海沉浮寻常事，无论显贵沉沦，他就是这般忧国忧民之心，真是千古人莫能及。邓廷楨大人我们知交，从伊犁来信，说少穆公身体尚康泰，居常独自自言自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

福避趋之?’——他调我去帮他军务剿洪秀全,可见他也识得我江忠源。可惜呀……终归缘各一面……”江忠源嗓音发哽,但他是极刚强的人,轻咳一声,已恢复了平静。”林公死得不明白,‘星斗南’三字我百思不得其解。他死前一天还赶路二百多里,怎么一夜之间就暴病撒手而去?”

众人都虎铃着眼,苦苦索解这三个字。有说林则徐本是天上星宿下凡,归天之前看见车驾云龙来迎接,兴奋得喊叫的;有说他观天象,星斗之南将有大乱的;有说他临终有放不下的心事,惦记天下南端的香港沦陷的……纷纷解释都似是而非。江忠源听着直摇头,道:“这些我都想过,林文忠公一代英豪,学贯中西,临终不会妄听妄视有鬼神附会谰语……”一直站在那副联语前沉思的葛花儿也喃喃念诵:“星斗南……星斗南……啊——新斗栏!”她瞳仁倏地一闪,双手合十惊呼:“老天爷!林大人是福建人,‘星斗南’和‘新斗栏’同音不同字的啊!莫不成他老人家归西前还在惦记鸦片的事……”她不胜其寒地打了个冷噤,“再不然是他临死心中清明,想到是新斗栏派人下毒害的他?”

“对!葛花儿说的有道理!”一个杠夫兴奋得声音颤抖,“林老爷充军,新斗栏几个烟馆放爆竹庆贺——他们恨死林大人了!”

“一定是他们!鲍鹏前儿还带几个英国佬来看十三行码头,指着新斗栏说说笑笑。那英国佬叫璞鼎查,是啥毯的香港总督,对鲍鹏说,我们也好安生生过个年,要过得加倍快乐!”

“他们信天主的,过的是圣诞节,还有什么复活节。鲍鹏就从来不过年,凭什么今年要‘加倍快乐’?”

“就是,我说呢!鲍大裤衩子前儿乐颠颠叫了我们二十几个领工的,说今年在教的也过年,工资照发!”高保贵咬牙笑道,“我当时还说,‘你是又挨了洋毯还是又吃了洋屁,美得这样儿?往年都不叫过年,今年是怎的了?’他说有天大的喜事,过些时你们就知道了!——原来是这么一档子事!他妈的,这事得查查清楚,哪个王八蛋作这恶,教他七十二个透明洞!”

江忠源先是一阵兴奋,但很快就冷静下来。他到底是县官出身,众人说这些,只能叫端倪,不能叫“证据”。这群人和他在湖南办团练训练的乡勇一样,其实是群氓,比起乡勇却又见多识广难以驾驭。广州华夷杂处之地,林则徐烧鸦片又经三元里一战后,中国人在自己本土打了败仗,又无罪黜罚林则徐,本来就是一车浇了油的干柴,自己新来乍到,还

没见过叶制台,先惹下一大堆邦交麻烦……思量着,一笑说道:“这些都是推测。洋人可恨,汉奸可恨,朝廷正在多事之秋,各处都有起反的。我们不能躁动,再弄得不可收拾,吃亏的还是朝廷。我是兵部举荐到广州来作御史观察道的,林文忠公之死当然有权纠察,现还没见着叶制台分派差使。若允许我在广州办团练,自然还要仰仗各位兄弟的。列位要相信我江忠源,我必是要查清这案子的。现在,我们喝酒!”

“来,干!”众人一齐举杯。

二

江忠源赶到总督衙门,已是申正时牌,广州人已经用了新词儿,叫“下午四点钟”。门房厅里还等着五六个县令,他官阶高入又生,大家原本一处说笑打诨,见他进来,便都收口儿正襟危坐,吸溜着嘴儿吃茶不言语。江忠源也觉无话搭讪,向门房递了手本名刺便坐在一边闭目沉思。谁知一等就是半个钟头,连个回据都没有。江忠源噙了一下嘴唇,叫过倒茶的衙役问道:“叶制台在见什么客,这么久的?”

“回大人,”那衙役毕恭毕敬,提着茶壶躬腰儿陪笑道,“小的上头是门政,门政上头是签押房戈什哈,再上头是胡师爷,和制台隔着几层呢!茶叶不好,小的给您再换。我们制军见人不分时刻的。”说着又一躬,退了出去。

江忠源只好耐着性子再等。又过一刻,还是没个动静,不由得心头焦躁,自言自语道:“就是到北京见军机大臣,见亲王贝勒贝子,有这么个等法儿?”

“大人是新来的吧?”靠玻璃窗坐着的一个胖子,穿着藕鹤补子,袖子捋得老高,端着茶碗笑道:“累了就院里遛达遛达,里头有炕还能睡,我们在这等了四天了,您才等这么一会儿,急什么呢?”

等了四天!江忠源一怔,看看几个人,知道不是玩笑,颓然落座道:“想不到叶制台这么忙,该早点先来一封信的……”这样一开口,几个人便互通官阀,那个胖子是番禺县令岑春,挨身那个白净脸是高要县令何相祖,北边春凳上坐的是惠州、茂名和海南来的,一个叫潘少英,一个叫黄克家,一个叫康必正,都是县令。寒暄一阵子,江忠源才知道是叶名琛要开会议,召各县的令守布防。江忠源问:“广东几十州县,单召诸位老兄开会布防?是海防、夷防还是匪防治安?”

“如今还有什么海防夷防?洋人占了香港又在九龙闹新界,只要不进广州城,屁防也没有!”茂名县

令黄克家甚是诙谐，一脸怪笑说道，“叫得急，我们都是日夜兼程来的，来了又这么等着！你问别的县令，他们在广州都有宅子，这里留个长随打听，在家候着几时开会几时来。我们没这份家当，总督衙门开会有分例的，包吃包住也是安逸！”胖子岑春笑道：“大帅有他老人家的章程，以不变应万变。见了洋务叫鲍鹏去，有了匪患寻徐广缙军门，其余只要完粮纳税，一罐蝎子——一盖不问。”

黄克家笑道：“说起歇后语，上回碰见刘大麻子，他娶的第七房姨太太今年才十六岁。我说可怜见的她还是个小女孩，再说你上回说阳痿，怎么弄的？他说：‘如今得及时行乐，吃春药，日×没得法阿硬过！’我一想，笑得捂肚子。你们听听：刘大麻子奸幼女——日(本)比(利)时(美)国(德)国(法)国(俄)国(英)国！”

大家哄然大笑。江忠源却觉得心里塞了一团烂絮似的一阵难受，拿着国耻开玩笑，这些人太无心肝。偏转脸看时，那个接手本的门政戈什哈晃悠着从签押房踱出来，忙转身出来，迎上去问道：“我的手本履历递上去了没有？”

“回大人，这种事卑职怎么敢马虎？”那戈什哈正剔牙，扔掉牙签子逼手站住，笑道，“叶制台他老人家那脾气，谁敢催他？几十号县令，广东的府道官加起来二百多，都在候着他老人家呢！”

江忠源叹了一口气，问道：“制军现在正忙什么呢？”

“他老人家刚午睡起来，已经请了伍绍荣和鲍参议，说一会要议洋务的事。还有个英国人叫汤姆的爵士，是香港总督的参赞……卑职只管传人送信，不敢搅扰……”

“我有要紧的事，你禀报我要见他！”

“制军说过，除了洋务，别的事一概不许打扰——回大人您呐！”

“他现在在做什么？——你再去传话，江忠源要见！”

“回大人，”那戈什哈收了笑容，一本正经答道，“制军和胡师爷在焚香打坐，请祖师爷降乩。您要不信，卑职带您西花厅候见，隔窗您就能瞧见的。”

江忠源顿时气得手脚冰凉，放着二百多人的匪防会议晾起来不开，广东洋务海关军政要事不理，睡到下午四五点起来，头一件事是打坐请神扶乩——这还是朝廷再三降旨表彰，“制夷有方理政循道”的模范总督！他铁青着脸，咬牙格格一笑，两块洋钱丢给那戈什哈，说道：“你带我去！”那戈什哈得了钱，一边往腰里揣，笑道：“谢大人赏。不过卑职真得关照

大人一声，您是道台，坐西花厅是规矩名分；您别乱闯，一闯就闯出祸来，卑职可兜不起。叶制台最烦的就是这时候儿搅了他的坛场……”说着前边带路，曲折逶迤从大堂向西过月洞门，又穿过一带花篱罩顶石甬道，指着一溜五间房道：“西边两间是书房，大帅就在里头。这三间是花厅，里边隔栅屏风挡着，是相通的。茶水烟巴菰都现成，大人请自便，只不出声儿便没事。”说罢去了。

进了花厅，江忠源才知道那两块银元的功效。满花厅南北墙全是亮窗镶嵌起来的，幕着淡青色的蝉翼纱，连中间的隔栅也都用檀香木屏风横挡，可开可合，只是挖着一条厚重的紫红金丝绒，隔壁书房那边说话声音都隐约可闻。花厅里两溜窗台，摆满了盆景花卉，什么月季、玫瑰、蕃石榴、红橙、柚子、橘子、郁金香，有的郁郁青翠，有的挂果累累，有的含苞带露，有的盛开怒放，美香不可胜收。沿墙有坐椅有春凳，都陈着紫檀茶几，陈设豪华中不失典雅，和门房那边比起来，真有云泥之隔。两个丫头提着酒壶蹑手蹑脚正给花儿浇水，见他进来，忙放下壶，一双并蒂含笑蹲福儿行礼，让座，沏茶，也不言声，一边一个站着。江忠源极不惯这般伏侍，又掏两元一人给了一枚。那丫头却是可人，莞尔一笑收了，行个礼又去浇水。江忠源半日才恍然，这是这屋里的规矩。略一定心，侧耳听书房那边动静，像是有人推磨般传来轧轧隆隆的声音，声音却是十分细微。忍不住好奇，走到帷幕前，撩开一条缝儿看，那蝉翼纱薄得几乎透明，只见“书房”布置得新奇，北墙正中供着一张祖师画像，像前案上炉中香烟袅袅，案前还有三张米黄拜垫。说是“书房”，通屋里不但书架，书也是没有的。再看几个人，那个花白辫子穿驼色背心的一望可知是两广总督叶名琛，还有一个余保纯是认得的，原是广州知府，撤差后留在总督衙门，当了叶名琛的清客幕仔；一个戴墨镜腰系槟榔包的，想必是胡师爷了。还有两个总角童子，八九岁的模样。叶名琛站在神案边闭目合十喃喃念诵着什么。最奇的地下还反扣着一张桌子四脚朝天，余保纯和胡师爷相对，两童子相对，东西南北侧身站定，也都闭眼，一律左手前指，可煞作怪那桌子竟自动东北西南旋个不住……他看得蹊跷，扭缝儿弯腰还要瞧个仔细，觉得有人扯自己的袖子。回头一看是沏茶那位姑娘，刚要问，那丫头扯他过来，悄声道：“千万惊动不得的！上回铸钱局方老爷也这么着，神没请到。方老爷那是多红的人呐，第二日就挂牌子撤差！您何必触这霉头？”

“请神扶乩么？”江忠源小声问。

“嗯……”姑娘的声音更小。

“请的什么神?”

“有时是吕洞宾,有时是何仙姑,有时老祖亲自降坛……有时谁也不来!”

看着那姑娘神气,江忠源差点失声笑出来,忙捂了口。

“嘘——”那姑娘以指压唇,指指“书房”,轻手轻脚拿起抹布和另一个丫头揩拭桌椅。

江忠源还待细听,却无须细听了。隔壁叶名琛极响亮地问道:“鹤驾光临了没有?”

站在屏风边的余保纯答道:“请到了!”

“是哪位?”

“是铁拐李——仙家说他是李铁拐!”

“保纯执笔,庸墨拂纸!”一个极亮的童音喝道,“吾神来也,叶名琛还不下跪!”便听衣裳窸窣,接着便是叶名琛的声音:“信官叶名琛求问:一问广州城防居民安否;二问粤西洪匪长毛几时得灭;三问本人否泰!”

江忠源在隔壁不禁心下叹息:若论这三问,叶名琛不算脏污之吏,只是如此不学无术迷信鬼神,放着多少实实在在的军政民政要务不理,一味玩忽,这份子顽钝颓废也真是天下少有!胡思乱想间,听见一童子叫道:“吾神降示,设乩架来!”便听搬乩架声,挪沙盘声,簌簌毛笔走纸声……移时,头一个童子叫道:“吾神去也!”

“送鹤驾!”是三个人的声音,“每日常有醴酒果品供养,盼神仙时时重顾!”说得甚是齐整虔诚,一听就知道是不知练过多少次的把式,像煞了平日下属辞拜上司的客套……正要暗笑,隔壁叶名琛已换了官派口吻,拖着长声咳嗽一声,说道:“神仙给我的什么批示?胡老夫子给我念念。”胡庸墨笑着道:“想不到铁拐李仙也能如此风雅,是一首长短句儿呢!”说着,展纸诵道:

月冷戈壁黄沙,庚岭岫云掩人家。软红十里,秦淮月下,歌女楼舫如画。钱塘潮信,涌浪朝天,孺子凡夫惊煞!啸风起时,椰树挺拔,堪嗟英雄树无花。使君休问前程,金炉销尽,穷通荣华。香橼一岛归有期,彼处是海角天涯……

“两位仙童劳累了,请回斋房用功通神。”叶名琛说道,“——庸墨、保纯,据你二位看,这首词是什么意思呢?”

余保纯沉吟道:“据学生见识,‘月冷戈壁黄沙’,

似乎指西北有事,说不定俄国在新疆又要折腾。最后一句,‘香橼一岛’,显见是香港;‘归有期’,似乎指收复有望。但大人问的是自己否泰归宿,这就有点不合。”胡师爷道:“大帅能收复香港,自然是为朝廷雪耻立功,收拾金瓯完全,这份功劳是大帅荣终归站!”

“中间几句我也在思量索解。”叶名琛口气认真得像学生回答老师提问,“边患内忧,中原依然繁华奢侈歌舞升平。钱塘江潮有起有落,有人大惊小怪,所以我们不要学那些孺子凡夫。只是我这里,也有‘堪嗟英雄树无花’一句,看来是说我这里蜀中无大将。难哪……收复香港我没有那个雄心。朝廷《南京条约》刚订过几年,哪有那个回天之力呢?我也不图‘金炉销尽,穷通荣华’。能平安无事,我就心满意足。”

江忠源在花厅里听得心里焦躁,这么着索解,一辈子也说不完这首长短句儿。正想着怎样面见直禀,隔壁话题一下子转到了他身上。只听余保纯说道:“昨日大人赐观林文忠公遗书,内中说江忠源调来广州。学生和他有过半年交往,此人刚气内敛敢于任事。洪秀全起事,湖南秀水几股子匪民响应,都被江忠源弹压下去了。虽是书生,杀伐决断甚是有。秀水南关一次斩首三十名乱匪,面不改色!他来广州,这地方民风刁悍,正好替大帅维持治安,省了多少事?也许他就是天赐给大帅的‘英雄花’呢!”江忠源原想起身过去的,一下子又坐回椅中:和余保纯在湖南为解军饷的事,二人确有过半年交往,但并不是知交。官面上的事,余保纯还算精明干练,但他在广州知府任上巴结琦善,媚外压内,通国骂为汉奸,怎么会对自己这样好感?这真令人大惑不解!抬头间,侍立在窗前的那个丫头看看帷幕又看看自己,又低了头不言语,稍一思量便恍然大悟:隔壁的余保纯知道他江忠源在这边坐着,这是有意说给自己听的!他觉得已是时机,双手撑着椅背站起身来,向那侍女点点头踱出花厅,站在滴水檐下,深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不紧不慢报道:“湖南新宁籍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候补广州道江忠源——求见制台大人!”

“是岷樵么?”书房里传来叶名琛的声音,似乎很高兴,“请进来吧——广州地面斜,说谁谁到,真有意思!”便听屋里余保纯和胡庸墨也笑。

江忠源移步进来,看时,拜坛神像依旧,只那张请神用的八仙桌已经翻转四腿着地。乩架沙盘移到了神案西侧。叶名琛在神案东据案而坐,余保纯和胡师爷都坐在南窗下椅上。几上放着方才抄的乩语词儿。墙上除了神像,还有斗大的中堂幅,写着“精

气神”三个字。若换一处地方无论谁看这都是一间道观精舍，半点涵墨书香味儿也是不沾的。肚里暗笑着要行庭参礼，刚说了“卑职”两个字，叶名琛已经过来亲手扶掖：“岷樵，私下见面不要和我闹这个！来——坐——看茶！……先不忙说公事。你是有名硕儒，穆相的高足，先帝也夸过你是‘通儒’。你看看这副仙词，品评品评批解批解！”胡庸墨便将那张宣纸双手捧来。“学生于神道佛释一窍不通，何敢妄评呢？”江忠源双手接看过时，却是一笔极漂亮的草书，或如林中老龙腾盘夭矫，或似织女投梭劲道冲天，惊蛇入草魑魅相斗，规矩制度布局章法皆如精心夙构，临机信笔之间有此作品，江忠源不能不心下宾服，眉头一扬赞道：“好字好书法，胡先生自成一体！没有三十年功夫休想得这样！”

“哪里哪里……”胡庸墨被他夸得脸上放光，高兴得不好意思，“草书略能遮羞罢了。若论字，还要看叶大帅的——您瞧这幅中堂，是叶制军手书，气、韵、格、调，我都是比不了的。”江忠源审视一眼那三个字，倒也是劲节苍遒，只是笔锋间游走略显犹豫，显见故作情调，但这些话断不能直述，因道：“我过湖广，胡林翼方伯堂中悬有叶制台的梅画，兼配咏梅诗，当时我就说，‘叶提督堪称书画双绝！’就这幅字，和康熙年间吴梅村的《春江曲》相抗诘，其品位可想而知！”

吴梅村是前明遗老，所谓“燕台七才子”之首，《春江曲》是被收进大内三希堂的珍品字画。清初钱谦益曾有批评，说吴梅村的字画“柔媚强振作”，但知道的人极少。这里江忠源不动声色寓讥于奖，把个叶名琛也蒙得不好意思，捋着胡子微笑，说道：“老夫何以克当！——就这首词请先生判断一下仙意若何。我还有些字画，改日一定请教！”刹那间，江忠源便由下属提升了“先生”，但他其实真的是个刚劲内敛的人，只是官场风气逼人，只好外圆内方，因笑道：“卑职于此道素无研究，不敢妄评褒贬。不瞒诸公，方才学生就在隔壁，诸公议论窃以为是巨细靡遗的了，连补遗也是不敢妄言的。”

“你就在花厅？他们也不来报一声！”余保纯笑道，“我们正议论你，幸亏没有扯着你短处——大帅，他的短处我也要说的。这个人呐，别瞧他恂恂儒雅的，有时一副市井相，粗鲁骂人凶得像个煞神。而且自负刚愎，上司的话，有时候儿阳奉阴违，变着法儿抗上，湖南官场上有名的‘江铁头’。您可要小心着他点！”

他挤眉弄眼，似真似假又似调侃。江忠源和胡庸墨都笑。叶名琛一双寿眉压得低低的，古井一样

深邃的瞳仁一直盯视审量着江忠源，末了也是一笑，说道：“乱世作官自然也有权宜之道。广州人也有叫我‘叶顽石’的。我说顽石有什么不好？你看海上那些礁石，不可敬么？湖山石林，不可爱么？‘石不能言最可人’，《红楼梦》也叫石头记！英国人的铁甲船厉害吧？教他碰碰琼崖看！”

“卑职这次奉调，原是要随林少穆公去广西剿匪的。”江忠源听这位“顽石”说话，无论如何都觉得是在东扯葫芦西扯瓢信口雌黄，不能恭维也不敢笑，因换了正容说道：“中途奉旨，不要进京陛见，直接到林大人麾下听命。林大人起复，是今上英明圣断，洪秀全一群乌合之众，闻风已经散了，有的逃有的降，只剩了几百人流窜山林。听说英国人也很惊慌，怕少穆公趁势收复香港。卑职是径直到候官见着少穆公的，一路很是鼓舞。想不到到了潮州……”他讲着，眼圈便红红的，黯然叹息道：“皇上派的御医还没有走到高碑店，少穆公就撒手去了……”叶名琛其实打心眼里对林则徐禁烟“招祸”，激出大变颇不佩服。咸丰皇帝为林则徐去世震悼辍朝，御赐晚联，谥号“文忠”，在场的人都知道的。江忠源说到这里，无论对林则徐心折与否，都低下了头。许久，叶名琛才道：“这是气数……是天意……少穆公毕竟是砥柱之臣……”他喃喃的，不知是在念叨什么还是在祈祷，却任谁听不清他说些什么了。移时才又道：“少穆临终，你在跟前没有？”“在的。”江忠源道，“他从候官出发，走前身体康健，到潮州前三天微微腹泻，住在潮州驿站。潮州有个名医叫沈思源，当晚我亲自进城去请，回来时林公已经弥留，问话已经不能回答。只在死前，突然眼睛一亮，指着天大叫，‘星斗南，星斗南，星斗南！’一歪身子就再也叫不醒了……”江忠源泪水夺眶而出，走珠般顺颊淌下，一挥袖拭了，说道：“大帅，我心里疑惑极了，林公是中了小人暗算，被毒杀的！”

什么？所有的人都惊得身上一颤，连守在书房门口的亲兵戈什哈也都脸上变色面面相觑。只有叶名琛岸然道貌，颊上肌肉不易觉察地哆嗦了一下，倏然间变得毫无表情。“岷樵老兄，此言岂可孟浪？这要证据的。”

“我没有证据。”江忠源也恢复了平静，“但有疑窦。”

所有的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江忠源。

“沈思源还来得及给林公把了脉，我告诉他林公一路症候，他直是皱眉沉吟，说‘不可思议。’还要药罐，但药罐已经洗了；寻药渣，驿站把药渣倒了河里……”江忠源幽幽闪着目光，回忆着当时场景。

“按潮州人习俗，熬过的药渣是要倒在墙头或窗台上晾干再埋的，为什么倾了河里？我去请医生前用的药虽不济事，但病情是见缓的，怎么去一趟县城回来就骤起大变？问林公随从家人，药是驿站大伙房熬的，喝了半个时辰发作，再寻药罐，已经冲洗干净！这么快毁掉证据，又为什么？……林公临终前喊那三个字，面目狰狞如逢鬼魅，大改常度，也令人不可思议——星斗南！什么意思？是说一个人？是说一件事？大帅，我江忠源当时全然乱了方寸——这都是过后细思，不可索解的谜！大帅说得不错，林公是砥柱之臣，朝野想望，中外畏服的，可他的仇人也不少，洪秀全惊散了群，洋人也对他恨之入骨，恰在他受命再起，手握兵符之时猝然暴亡，难道不令人深思？”

叶名琛古佛般木然而坐，胡庸墨和余保纯都听得心摇手凉。余保纯道：“你是说害林公的是英国人？《南京条约》是已成定局的事。英国人会担心林公毁约再战？”胡庸墨想说什么，啜嚅了一下又咽了回去。叶名琛道：“岷樵，我仔细想过了，你求之过深了。这些话，万不可传出去，是要起邦交争端的。我在这里用尽了办法羁禁，洋人才没进广州城。再搅和上这事，又没有证据，等于是授人以柄。安生在这里办差，弹压刁民维持广州治安，是你的正经责任。”“是！”江忠源道，“大帅问起林公情形，卑职不能不据实回报。《南京条约》是城下之盟，国家耻辱。林公病由此起，死有其疑。卑职虽不敢孟浪，但还是想查清这件事——”“你办好团练，绥靖地方，作好你的本职。”叶名琛听出他话中的执拗，脸上闪出一丝不快，“凡涉外交，你不能擅自主张。国家如今多事，以安静为要，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是我的宗旨。朝廷关税四分之一从广州出来，这是大局。洋人只是要做生意，英国远在万里，他能来占了我们中国？可虑的倒是洪秀全这些匪类，放炮升旗造反，这才是心腹大患——你在秀水办团练很有章法。不但不用藩库银两，且是化莠为良，以民制匪，我也是很赏识你的。好生做，我自然要抬举你的。”他的面容突然变得异常严峻，叫进侍从在外的戈什哈们吩咐道：“今日在场的就是你们几个，这些议论传出去也就是你们几个，休怪我请王命旗牌无情诛戮！”

“喳！”戈什哈们战战兢兢退了出去。

“我叶名琛也不是无能之辈。”叶名琛的声音像劈柴般干巴，“耆英（前任两广总督）被召入京，留下一大堆洋麻烦给我。去年英国的兵舰开进珠江要炮轰广州，徐广缙去谈判，我在城中聚十万人夹岸声援，广缙才得和香港英督签署条约平安回来。治民、制夷，我有不变的章程！”

江忠源一腔热血，原想在广州大办团练，作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替林则徐还一桩夙愿，至此已是听得心凉了一半，初见面时的那点好感，不知不觉间已经没了。听他吹嘘“不变的章程”，直想问问为什么不修复炮台，不拨经费给练勇，不设江防，还是忍了肚里，干笑着听一句答应一声“是”。叶名琛也是一样，深恐这个二杆子书生在这里惹事生非，一边思量，一边谆谆嘱咐：“你先不要去道台衙门接差，就你现在的的核心，先熟悉一下洋务民情是要紧的。我下委挂牌子，就在总督衙门以参议道名义专办团练。有事多和保纯、胡老夫子他们商议，再不至出偏颇的。”江忠源便知他信不过，不肯把实权给自己，还要说什么时，胡庸墨手指门外笑道：“鲍老三来了！”

余保纯向外看时，果见一个小胡子男子已到廊下。鲍鹏脱下油衣，笑嘻嘻递给戈什哈，跨进书房，见江忠源是生人，含笑一个点头，却不急行庭参礼，先对中间老祖像毕恭毕敬一个长揖，接着才给叶名琛打千儿请安，起身笑道：“制台好气色！准是请了仙乩，扶鸾扶出了绝妙好辞！回头保纯照例抄一份给咱。胡老夫子，你要的宋墨我给你弄来了，别忘了你的谢酒……”他满脸是笑，回到自己家那么随便，又向着江忠源问余保纯：“这位爷是？”余保纯忙介绍了，鲍鹏又是打千儿行礼，拉手寒暄。他连说带赞啧啧连连，如同家人絮絮温言笑语，本来挂着脸的叶名琛也绽出一丝微笑。江忠源审量这个八面玲珑的八品官，不足五尺的个子，宽肩头上一颗脑袋两头尖，活似安在树桩上一个橄榄，小胡子小鼻子小眼睛，短黑眉毛，“獐头鼠目”四个字天造地设为了这般人物而用——这么一个家伙，外至香港英国总督文翰、璞鼎查，乃至前边奉召回国的义律，内至琦善、耆英、叶名琛这些红得发紫的朝廷大员，下至广州洋行买办、工头白领，上至道光、咸丰皇帝，有的耳熟能详，有的亲如家人，五方杂处三教九流十方诸侯，居然处处兜得团团转，真是不可思议的怪物……鲍鹏一眼就看出这位新任道台对自己的轻蔑，却是满不在乎，拉着他的手笑容不减：“广州人叫我‘羊（洋）群里的兔子’，兔子懂羊话，这就贵重了。两头三面跑跑腿，广州人少遭点洋人作践，不管别人说我什么兔子不兔子，‘名声’臭就臭了吧！”

众人听了哈哈一阵笑，叶名琛也不禁莞尔，咳嗽一声问道：“你是去香港了？英国人知不知道林公去世的事？”“英国人知道得比我们还早点，他们的讯息比我们灵动。”鲍鹏收了嬉笑之色，抚着剃得锃亮的脑门子，叹道：“璞鼎查和法国德国领事在会议，没能

见着。文瀚现在卸职不管事，见他没用，但我还是见了见。他说话不含糊，认为英国国会不了解中国国情，英国人不可能像占领印度那样占领中国。说回国还要向议院国会陈情，开辟中国市场要放开眼界，我们自己不吸鸦片，在中国倾销鸦片，用你们中国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胡庸墨听了笑道：“下野了才来说这些话，把兵舰开进珠江，文瀚当总督不也是咄咄逼人？”

“他是英国老贵族。回国能在他们女王跟前说几句公道话也不错嘛！”叶名琛道，“——除了文瀚，你还见着谁了？”

“新来的一个叫汤姆，还有巴夏礼。”鲍鹏说道，“大帅知道，巴夏礼是个野人，动不动就掏枪。那个叫汤姆的是个绅士，父亲是伦敦有名的汉学家，汉语说得很好。这几个月就住在九龙一带，比巴夏礼好说话得多，文质彬彬的像个读书人。他们还是说要执行五口通商，允许进城设领事馆……”

叶名琛道：“我和徐广缙、还有文瀚签有合约，严禁英国人入城贸易——你没有和他们争一争？”

“好我的制台哩！”鲍鹏一拍大腿说道，“和他们吃饭泡蘑菇半个月，嘴皮子都说出茧子了，就是争的这个条约理儿。他们说地方条约不能和中央条约相悖，英国国会否决了文瀚的条约，文瀚的乌纱帽就为这个才摘掉的——巴夏礼和汤姆追着屁股，一定要见制台重新商约。这会子还坐在书办房里等着呢！”

叶名琛一阵光火，一拍椅子把手便要站起来，却又倒坐了回去，手里两个铁胡桃喇喇转着，垂眉低头犹如老僧入定。许久，咬了咬牙说道：“我立誓不见洋人。还由你和他们打擂台。作生意，成！但洋人不能进城。广州民气强悍，华洋结怨很深，进城我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文瀚、璞鼎查、包冷的书信都在那里，我连看都懒得，作贸易就是钱货来往，来往就是了，总往官府里跑是什么意思？鲍鹏，他们要带钟表呀，什么自行船小火轮火轮船什么呀，你不能再代收。那些玩艺我不稀罕，也不许家里人稀罕——一大堆，都垛在衙后空屋子里。那是什么好东西？我一听见‘洋’字儿就头疼肚子转筋？”

胡师爷三人司空见惯，叶名琛就这么个秉性。江忠源却愈觉这位总督像是有点失心丧气的病：你是总督，兼办洋务，又兼管海关，不见洋人，不用洋货于职分而言已属不宜，连人家的信也不看，真是莫名其妙了。再说，广州城在五口通商之首，城外几乎已是洋人的天下，不修炮台，不整军备，不练团勇防御，也不像是要打的架势；叫了全省官来开会，扔在一边不理，也不像个政府长官。江忠源思量着自己也是

久经沧桑游遍天下了，这色人竟还没遇见过……正胡思乱想，叶名琛道：“鲍鹏，你带江道台去见见他们。”

“啊！”江忠源忙收摄心神，起身答应道：“卑职遵宪命！”

“记住：只有三个字——拖、磨、碰！”

“是！”鲍鹏咽了一口气，答道。

“什么都不要答应他们。我忙得很，要和全省文武官员会议，也不能见他们！”

“是……”

“去吧。”叶名琛说罢端茶。江忠源也忙端茶一啜，和鲍鹏躬身却步出去。叶名琛望着细雾般雨中远去的江忠源问道：“庸墨呀，你看此人如何？”

胡庸墨沉吟道：“刚柔兼济，是个能员。”余保纯道：“柔是历练出来的，刚是天性。有些恃才傲物，他在用功夫掩饰。”

“我一直在观他的相。”叶名琛道，“其实是血气火性很烈的人。此人耳白于面，将来名满天下，土星不亮官位高不到哪里去，权腮边有断煞纹、目中有亢直之神，未必能善终，是个死节之士！”他顿了一下，徐徐说道：“保纯查一查时宪书^①，布一卦，看会议什么时候开合宜……”

鲍鹏带着江忠源一径来书办房，在廊下老远就听两个人叽哩咕嚕在说话。鲍鹏站住脚听听，回身对江忠源诡谲地一笑，说道：“两个洋人闹别扭拌嘴呢！巴夏礼——那个尖嗓门儿，数落汤姆，不该爱上一个中国姑娘，整日去茂升店，忘掉自己是帝国使者身分。汤姆不服气，说爱情是没有国界的。嘻嘻……这些洋鬼子事事和咱们不一样……”说着咳嗽一声，带着江忠源进了书办房。江忠源进来才知道，这里其实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客厅，藤椅沙发窗明几净，座钟字画古玩照身镜布置周匝，比花厅还要富丽堂皇。中西合璧的陈设江忠源还是头一遭见，新奇里又觉得透着诡异古怪。再看时，两个外国人都坐在南壁下的长条春藤编的沙发上。还有个中国跟班哈腰陪立在东窗下，见他们进来，忙迎上来一个鞠了一躬，笑道：“鲍三爷，两位洋大人正候着呢！……制爷见还是不见？这位爷没见过，是才调衙门来的吧？”鲍鹏没有多理睬他，只用粤语说了句：“胡世贵你跑这里干什么？说话仔细点，新来这个英国佬懂汉语，知道么——”说着已是走上去，掬得满脸笑花，用熟练至极的英语一边介绍江忠源，又介绍两个人：

^① 即日历，“皇历”因避乾隆皇帝“弘历”的讳而更名。